

故宮珍本集刊

三  
禮  
通  
釋

第二冊 共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013 冊經部禮類

故宮博物院編

# 三禮通釋

第二冊（共三冊）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三禮通釋/(清)林昌彝撰. —影印本.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0  
(故宮珍本叢刊.經部九類.禮)

ISBN 7-80645-739-9

I.三… II.林… III.儀禮—研究—中國—清代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41641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013 冊

經部·禮

三禮通釋

第二冊(共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3.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739-9/Z·17

定價:5120 元(經部九類 62 種共 31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庭

詩小雅斯干篇曰殖殖其庭庭通廷說文广部庭下云宮

中也段注云宮中當曰中宮俗倒之耳從廷聲宮者室

也室之中曰庭詩唐風山有樞篇曰子有廷內大雅抑

篇曰洒掃廷內被廷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明堂位

堂九難九其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分為一為高漢書龜錯傳

富家有一堂二內一丈張之為二內二房也王充論衡別通篇

此說內之義甚明近儒高郵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詩唐風山

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抑篇洒掃廷內謂中庭內謂山

堂與室也周禮寺人王兼堂室而內之者夏正傳曰燕操

泥而就廣九維也此皆兼堂室而言之二為內之二為

天子堂廣九維也此皆兼堂室而言之二為內之二為

高漢書龜錯傳家有一堂二內二房也王充論衡別通篇

房內中績外戚家武帝生於內中林下論衡第一文之

地為內吉險篇曰光武帝生於內中林下論衡第一文之

此皆專指室而言之者也廷內謂鐘鼓與堂鼓非謂廷

內也謹案山有樞篇內則云灑掃庭中庭中庭中庭中

庭注曰寢中庭也凡經有謂堂下為庭者如三分庭一

引詩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甃又云堂途謂之陳郭注云

堂下至門徑也案唐說文訓為大周禮亦以唐弓為大

弓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是以詩謂中唐

也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唐廟中路名逸周書作

雉篇云隄唐山唐孔晁注唐中庭道文選西都賦注引

如淳曰唐庭也甘泉賦云平原唐其壇曼李善注引鄧

展曰唐道也是原野之道亦通名唐矣又周語云陂唐

汙庫晏子問下篇云治唐園是唐又為蓄水之名俗加

土作唐此與爾雅異也說文作塹訓為令適也引詩中

唐有甃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甃甃一名甃爾雅

曰甃甃謂之甃郭注甃甃也今江東呼甃甃爾雅釋文

引詩傳作令適字與說文同令後人傳寫作甃甃甃名

非凡名也陳風毛傳亦曰甃令適也解與說文同蓋塹

令適三字為正字加凡字俗字也甃甃亦皆俗字甃甃

語曰員曰困方曰鹿此鹿即甃之證也詩斯干傳瓦紡

專也此專即甃之證也若字林作塹則又甃之假借字

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經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分

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漢時名堂涂為令甃

甃令甃則今之塹也甃則塹道者也中央為督督者所

以督率兩旁陳氏祥道謂峻其督所以去水是也蓋謂  
 甃以甃甃中央稍高處也又按鄭注禮運瓦甃甃此亦  
 從爾雅甃甃為說蓋堂涂及廟中路皆以磚甃之故曰  
 甃甃也釋名云陳堂涂也謂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小  
 雅何人斯云胡逝我陳毛詩云陳堂涂也鄭箋云堂涂  
 公館之堂涂也按何人斯詩所謂陳者為公館之堂涂非謂堂涂惟公館有也詩正義  
 引孫奭曰堂涂堂下至門之徑也鄉飲酒禮注云三揖  
 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是陳在堂下因有下陳之名  
 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於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  
 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為庭實故曰充下陳婢  
 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者皆本爾雅為訓也  
 按令適與甃甃同江東呼甃甃語之轉也司馬相如長  
 門賦綴錯石之甃甃兮漢書尹賞傳穿地方深各數丈  
 致令辟為郭令辟與甃甃同眾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  
 文云狹長者謂之甃甃魏志胡昭傳注引魏略云危累  
 獨居道側以甃甃為障

##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凡

爾雅釋宮云落時謂之凡郭注云道二名也按戶在東  
 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亦名為危絡之  
 絡連綴之意釋文云危本或凡同音俟玉篇凡牀已切  
 砌也廣雅云兩砌也本或作危同音戶說文配从下云  
 廣頤也頤各本說文作匪今從匪已聲凡古文配从戶  
 配本訓廣頤假借以為落時之名猶之梁上短柱謂之  
 侏儒室東北隅謂之宦說文宦養也陸德明云與周易  
 頤卦義同故鄭君易注曰頤中句口車輔之名也震動  
 於下艮止於上因輔嚙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段氏  
 玉裁於說文配从戶注云案此古文从戶疑當作从尸  
 不當从戶也顧命夾兩階凡某氏云堂廉曰凡廣雅云  
 凡兩砌也此因堂廉所增象人下頤之廣闊故借以為  
 名而讀牀也切謹按曰爾雅梁積之榻此皆取象人男  
 之證說文釋眉棟也眉棟即梁積之榻程氏瑞田釋  
 張載注魯靈光賦亦云眉梁是眉榻同也  
 宮小記云凡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揜階  
 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髀以安步級俗謂之樓梯  
 腿也以是經文義言之兩階四凡故四人執戈夾之蓋

二人夾於東階之二紀二人夾於西階之二紀故謂之夾兩階紀也傳謂堂廉在堂上而謂之夾兩階乎疏以為夾兩階立堂下兩廂各二人是夾兩階也於紀字之義亦未見分曉江氏聲嘗著尚書集注音疏分階紀而二之謂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前廉厓下相向夾紀者二人一立於東南堂隅一立於西南堂隅當前廉厓下之兩端蓋南向意謂均之前廉厓下而夾階者在厓下之前主於階而夾之故二人相向夾紀者在厓下之兩端主於紀必少進於堂隅而夾

之若相向則面兩垂之厓故皆兩向也別階言紀於堂廉之說似有可通然以是經夾兩階紀文義涵泳之終嫌辭費且侍臣執兵防不虞也故以經文次第觀之自外而內始畢門內防之於入門時也次夾兩階紀防之於升堂時也次東西堂防之於受顧命時也次東西垂防其從兩旁上也次側階防其從北階而上也侍臣在堂者著寬大夫也在庭者著弁士也堂上堂下宜有貴賤之殊今東西堂既有人兩垂又有人夾兩階又有人乃復立二人於廉厓之兩端將何所防乎說文紀古文紀紀廣臣也然則階紀之字假借

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紀以輔階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車義最親切漢書張良傳良嘗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為圯嘗謂橋兩頭必有步級兩邊亦必有所掄如階紀然故謂橋為圯音同紀乎爾雅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圯郭注云持門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固竊謂樞達北樞北樞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食所居曰室紀古文从戶戶樞相近而樞達北樞故戶樞亦謂之紀相因命名古人恆有之然何以階紀之紀又與戶樞同其名豈升堂之由

階猶入室之由戶會意假借義自可通然而不敢知矣廣雅扶紀構砌也爾雅扶謂之闕郭注云闕限也鄭注曲禮相門限也士冠禮布席闕外鄭注闕闕也不踐闕不履闕不踰闕是在門戶空處安橫材為人所跨闕扉止於此故曰闕門限也屢謂之臬所以止扉謂之闕余謂闕扉有闕止之令扉不得過闕扉既闕則有闕止之令不得復開故說文亦解闕為門柵是闕亦得呼門限矣若紀為持門之樞令扉開闕皆制於此廣雅以砌釋紀顏師古漢書注亦以門限釋砌漢書作切援彼證此据此

釋彼古義具在說有可通殊難駁辨是阼持門樞固與闕砌皆有止扉之義也然西京賦曰金阼玉階彤庭輝輝阼對舉且與彤庭連文終與落時之阼不屬西都賦亦曰元墀和砌玉階彤庭李善引廣雅曰砌阼也而墀砌階庭兩兩對舉豈得以落時之阼當之乎落時之阼不得相濶而階阼階砌必連墀庭言之不可為夾兩階阼之左證乎又說文新附字曰砌階甃也隱隱與廣雅阼砌之釋相應和此必從古相承之義夫有所受者不亦足為阼揜階齒之旁證乎漢書外戚傳切

砌同皆銅

甃冒黃金塗白玉階此亦階砌對言黃金塗砌白玉為階卽西京賦所謂金阼玉階也自堂至庭地之兩阼其上必施欄楯今人家華屋皆然况皇居乎甃冒之以銅而塗之以金昭其稱也而師古釋砌為門限蓋以廣雅有秩阼構砌之云又得爾雅秩謂之闕一語相為互證闕為門限故遂据之為言注釋之例但期有据不暇深求承謫襲繆恆坐在此然於今轉得据夾兩階阼一言以相送難昔人階阼階砌不一言之故謝元暉詩紅葉當階翻蒼苔依砌上亦襲其對義而用之階甃為砌蒼

苔故得依而上之也抑嘗於廣雅之云而得六書轉注之義焉秩阼構所謂建類也砌也者所謂一首也以砌為首砌字義明則秩阼構三字皆得展轉互釋所謂同意相受也今砌字得說文新附解之曰階甃有積案排次之義則秩阼構三字義亦宜然嘗謂秩當从秩省說文秩積也引詩積之秩秩其解積曰積未也亦引詩云云積禾秩秩然有次第故平秩東作說文作𣪠其字从第亦有次第之義也今毛詩無積之秩秩而有積之栗栗栗猶秩秩也傳解栗栗為眾多似矣然不如詩自

申之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乃見秩秩之義秩从秩省有積案排次義故曰秩砌也構从𣪠鱗次比鄰竝言積案排次故曰構砌也李善之注西京賦曰阼砌也其注西都賦曰砌阼也据廣雅互釋之猶說文老考也考老也之互釋所謂同意相受六書轉注之義然則廣雅之云四字同意皆可轉注据說文新附砌階甃之解而為之旁穿交通實皆有積案排次之義而於是廣雅之義明而夾兩階阼之義乃益明矣竊於是更有旁通之說焉命名之義每以相近而移形聲之道亦由近似而轉

階依於堂其揜齒之砌曰阼則垂堂之砌等砌也相近

假借亦可名之曰阼垂堂之砌與堂上之廉一橫在上

一縱在下雖非同物而連而相及或者以漸而移乃呼

堂廉爲阼亦其勢則然乎由是言之階之兩旁揜齒者

謂之阼於阼下者謂之砌對文故異也阼砌可互釋

夫階直呼阼所謂散文則通也至於相因生義動而多

連名之未嘗不可言也蓋宜然哉江氏之疏又引西京

賦刊層平堂設砌砌同厓隙引呂向注厓隙邊也謂削象

其階令平高設砌以爲厓隙此與前所謂垂堂之砌蓋

同然今又細釋其所謂設砌厓隙者似言設階於依於

堂廉之厓於文義爲較順且向注階字不可通當是削

象其堂然亦未知然否也夫階足之所升也門限足之

所跨也然則阼砌字通得有門限之解亦相因而然惟

變所適烏得遂可爲典要乎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厲雷之制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雷鄭注曰中雷猶中室也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爲雷高誘注呂覽云雷室中之祭祭后土

也郊特牲家主中雷注中雷亦土神祭邕獨斷上云雷

神在室祀中雷設主於牖下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在

家則祀中雷疏云雷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孔冲遠

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則其地

不當棟而在室之中矣故喪禮云浴於中雷飯於牖下

明中雷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

是明中雷所祭則土神也故莊注春秋云在室則祀中

雷在野則爲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

神亦中雷神也云古者複穴是所名室爲雷云者解所

以謂室中爲中雷之由也古者謂室有宮室之時也複

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

累土爲之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窰故詩云陶復陶穴

也故毛詩陶其土而復之陶之陶窰而穴之鄭云複穴

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謹按曰漢書公羊傳哀六

年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疏引庾蔚之禮記月令

說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

雨雷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雷也按禮記月令正義引

累土爲之穴則窮地也。積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雷之是以後因名室爲中雷也。文與公羊疏所引微異。劉熙釋名曰：室中央曰中雷。古者窺穴後室之。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據諸儒說是雷厲字。古可通也。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广部云：厲中庭也。按中庭者中室也。據許說則謂雷爲屋水流謂厲爲中室。畫然二義矣。按楚辭大招云：觀絕雷只注云：雷屋宇也。楚辭惡命云：制讒賊於中厲。注中厲堂中央也。釋注義與許說同。是雷厲二地各不相蒙也。許意以爲古宮室之制雷在屋坐故曰雷屋水流也。而古屋中謂之厲故許氏謂厲爲中庭也。謹按曰：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寢廟之制既有東西榮卽爲東西雷而鄭氏士喪禮注則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雷危棟上也。按榮雷天子及士可通名。鄭說非也。說詳大夫士寢廟制改近儒沈氏冠雲儀禮小疏云：檣宇西階謂堂西之階卽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也。謹按曰：禮記玉藻頤雷坐拱鄭注云：雷屋簷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爲屋雷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杙。然則宇也雷也檐也杙也。異名同實。

雷亦爲灋。左氏宣二年傳云：季入諫三進及灋。是雷卽屋杙之灋水處耳。四雷者正堂前檐爲南雷東西堂之檐爲東西雷北堂之檐爲北雷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雷邪。况雷卽屋杙榮卽屋杙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雷則屋杙兩頭何能竦起而爲榮乎。檀弓云：池視重雷。注重雷者以木爲承雷行水亦宮之節也。桺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爲之。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雷也。按雷天子四面有承雷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二面士惟南一面若檐之東西起者曰榮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之有四注者卽有四榮也。則雷爲屋杙榮明矣。而燕禮之云：設籬當東雷則東雷爲東榮又明矣。陳氏禮書云：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牖下牖下遠於中厲則中厲爲中室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厲亦中室也。陳氏又云：重雷非屋雷也。按陳說是也。謹按曰：屋雷卽中厲亦

卽內廟也。禮記有門內廟燕禮賓執脯以授鐘人於門內。廟檀弓曾子弔於季氏涉內廟蓋卽指此。廟若鄉飲記磬階間縮雷注縮从也。雷以東西爲从。此則東西之簷雷也。今經傳廟雷通用。謹按當據說文中廟之廟从广爲正。簷雷之雷从雨爲正。又按介足釋宮云。采廟謂之梁。注云屋大梁也。是梁名采。廟者以其大而居中。也。此與許氏釋廟爲中庭同義。按介足又謂楹謂之梁。此小橫木亦借梁楹以爲名。所謂門楹非屋。說文謂采棟楹不可以與采廟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是通乎棟與廟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

是廟在中庭而雷爲南北兩檐則雷之南北有流義矣。廟與雷字雖可通而地實不可混也。是則祭乎其間者明爲南北之縱非爲東西之橫也。按廟與雷字雖可通而地之不可混者灼然矣。按古有中廟蓋儀禮之通而十七篇河間獻王復得古禮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說其後不傳於世而中廟禮遂逸。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碑

禮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又云庶羞陳於碑內。虞實陳於碑外聘禮醯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又云賓自碑內聽命。按賓自碑內聽命爲聘禮文。燕禮無此。大陳氏禮書以爲燕禮文。誤矣。禮記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謹按曰有宮皆有碑不徒天子有也。卽諸侯大夫士亦有之。士昏禮云賓入廟門鄉飲酒禮云賓入屏門鄉射禮云賓入序門皆三揖。至於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揖者。諸侯大夫士之宮皆有碑矣。聘禮上當碑南陳鄭注聘禮云設碑近如堂深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寔用木。謹按曰宮之有碑天子及士皆同而寔假木爲碑。士則無之。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綈繞天子也。豐碑斲大後各重鹿盧也。鄭注又云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

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

士二綽無碑孔冲遠正義云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使卿

視伯大主視子男是也故云言是借天子也云  
為之形如石碑者儼禮廟庭有碑此祭義云牲入麗於

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云於樽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樽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

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仗空於此空閒著虎盧鹿盧

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綈燒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綈末頭

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綽也喪大記云君四綽二

碑諸侯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  
後石重盧也者  
以六碑四碑有一碑兩碑者故知一碑上重著

盧知樞前後碑重虎盧者以指之入樽南村壘長前指  
用力深也按春秋天子有燧以夷道下棺所以用碑者

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塘，漢書以謂之方中。又方中，說

而龍輅從之入此方中乃厚紼也孔氏又云

以言視桓桓不云碑如不似云碑形故云女大桓桓是也云  
之言亦謂之碑也故大喪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

四植謂之桓桓者植之義也  
木謂之桓桓即今之橋旁木柱也  
今諸侯二碑兩柱為

植一者以主之上不云云應柱但環為二柱象道旁二木

碑又宮室兩柱形不得蟲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按鄭注檜弓

即聘禮之窆用木也非石而亦謂之碑者假碑之名也

說文石部云碑豎石也蓋豎石者蒸碑之本義故說文

謂碑豎石也秦時則不曰碑而曰刻石始皇本紀上刻

謂碑豎石也秦時則不曰碑而曰刻石始皇本紀上刻

嶧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書法之詳

如此金壇知縣段玉裁說文注云凡刻石必先立石故

知豎石者碑之本義宮廟識日影者是又按宮廟有碑

則寢亦當有碑賈公彥以經無明文疑之侯官舉人材

喬蔭云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

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飲鄉射亦

皆有三揖之文則庠序之內亦當有碑林氏所論甚確

而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為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

序則射而張侯堂下之庭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今

|                                                                                              |                                                                                              |
|----------------------------------------------------------------------------------------------|----------------------------------------------------------------------------------------------|
| <p>  </p> | <p>  </p> |
|----------------------------------------------------------------------------------------------|----------------------------------------------------------------------------------------------|

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以

侯道三十丈推之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庭

中之地有二十丈碑之所在三分庾而有其一存於其

崇蓋與堂等張侯下網不及地武一尺二寸蓋以下舉

下舌各二尺貫紉之續一寸則俟之去地有五月三寸

庠序爲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月計其礎而當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

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毛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曰庭

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正又曰此數出大戴記也

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曰鄉為田燭田燭田首少

儀曰主者執燭抱燎周禮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

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本門內曰庭燎正義曰庭

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纒之若今燭燭百者或以百根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

所執者用荆燎為之執燭抱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興

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

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火師司火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

燭於庭謹按曰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

燎言設而已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

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用者不必司烜所

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此蓋

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

中心以布纒之鉛蜜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燎為之於

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

之權火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漢火而後世祭祀

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隅阿雉

周禮冬官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本或

作累懸綱目之稱隅交疏以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而書一雉則一丈言長一雉則三

大休甯吉士戴震補注云仞有三尺爲高一雉古者度

廣長以尋度高深以仞每八尺牆言雉者五版而堵爲

雉之高五堵而雉爲雉之長版崇二尺長六尺門阿五

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大雅

有仇言高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

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

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

隅亦謂之闕定公三年左傳門臺注云門上有臺鄭風

尺闕謂之臺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侯迎之禮

也古者諸侯娶必有滕說舍近郊墜車飾然後至于地

下以俟迎者俛而不見迎之未至也俛而猶隱然說文

郭注云謂隱蔽也詩曰蒹葭而不見思見其人雖思得

見其物始言至城下終乃言至於郊靜女之刺思賢廢

懷女史之讀者也學者早攷工記又曰門阿之制以爲

都城之制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

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攷工記又曰宮隅之制

以爲諸侯之城制注云諸侯畿已外也其城隅制高七

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初學記第

二十四引許氏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

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氏五經異

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

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

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蓋

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

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又異義云周禮說

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

雉毛詩鴻雁正義引鄭辨異義云左氏傳說艷莊公第

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

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

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周禮匠人疏引鄭駁異義曰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又匠人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賈公彥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戴氏震說云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按戴說得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伯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

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元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不同故兩申其說周禮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

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蔡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一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閩縣編脩陳氏壽祺云鄭駁異義

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謹按曰鄭氏駁異義取古周禮春秋說一大爲板計之適合未嘗自立爲六尺爲板之說此說雉之制實爲不誤及箋詩則別主古義參以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定爲板長六尺何其互相刺謬耶鄭意以爲公羊傳五板而堵者高一丈也五堵而雉者廣三丈也何休注公羊傳乃取韓詩說

八尺爲板五板而堵爲四十尺五堵而雉爲二百尺其說乖異不足取也惟以高一丈廣三丈爲雉此亦不易之論不必取六尺爲板八尺爲雉之說也然鄭又云雉長三丈是誤以堵爲雉也孔氏謂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有板廣二尺者則一堵之牆長高各一丈一雉之牆長高各五丈此周禮注說也然注又云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於五堵爲雉之數又不合也鄭又駁異義引左傳都城過百雉云云此卽鄭君箋詩之說然循而下之堵當長六尺板只當長一尺二寸於理甚謬王氏愆期疑公

羊傳五堵爲雉之文五當爲三之誤以諸儒皆謂堵長一丈三堵則三丈是雉之數竊謂學者只宜信毛傳及古周禮春秋說姑存公羊傳之說不必疑五字爲三字之誤也陸佃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頭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按陸說得之雉野鳥也其形平直而去每如矢故古人名爲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从隹从矢之字曰雉也阮文達元謂雉與音同音每相假借是也蓋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故平引繩陳而度之約略如矢雉之去曰雉以繩則曰繩左傳陽元年都城過百雉諸說不同大抵皆用長繩平引繩陽元年都城過雉卽度也度以繩尺爲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爲

五正利器用正度量炎民者也夷平也工正命官所  
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封人封其四疆  
通都邑之封城者亦如之凡祭祀與古者名同杜子春  
牛鼻經所以爲牛者然則雉之祭祀則供牛鼻之雉有  
云經當則量百雉之鷄選祭祀則供牛鼻之雉有經之  
還城邑則義與此同阮氏云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  
以經正也義與此同阮氏云國語晉語二申生雉經乃  
自經雉自經雉乃經之假借字而或爲如雉之經乃  
傳宣平七年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左  
乎釋文又作武子曰余將老使與雉義澤之雉此爲  
義雉字之說與底有句在此使與雉義澤之雉此爲  
之義雉字之說與底有句在此使與雉義澤之雉此爲  
謹按曰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師曠禽經云雉上有  
丈鷄上有尺所謂尺者言飛而上也雉工能丈故計丈  
以雉也蓋五板爲堵計一板當長二尺堵高廣各一丈  
三堵爲雉以橫言不以直言也古周禮謂天子城高七  
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  
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學耆惟計雉  
以推之斯先王之雉制有可攷者矣按說文木部載下  
氏玉裁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直則其廣輪方制之正詩曰  
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其廣輪方制之正詩曰  
兩頭之長也而後曰餘植於兩邊之長也植之謂之  
載之言之也而後曰餘植於兩邊之長也植之謂之  
用築築之一版也登則居食而兩上詩曰縮版以榦榦  
仍度之薨薨築之登則居食而兩上詩曰縮版以榦榦  
言許云築牆長版爲載者以名梓木之殖曰載築牆立  
培之鄭云載猶殖也今時人名梓木之殖曰載築牆立

版亦曰載鄭同許說何注公羊曰八尺曰版堵四十尺  
此用今載說也鄭箋曰春秋傳云五版爲堵五堵爲  
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云長版不著大尺是作無  
未識許氏何從而於此但云長版不著大尺是作無  
時於今說八尺古說一  
丈皆疑之而不確定矣

##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左五朝而右立市陰陽相成之文次思次也敘介次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

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

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微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誑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敘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泣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廛人掌敘市飲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胥師各掌

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譴掌憲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治之征布敘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匠人營國而朝後市市朝一夫先王之居也左聖嚮仁右義胥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

府以敘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徒有時古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歌舞於市井士相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楊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田以為市風俗通曰人有所需必濯於井上然後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哉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胥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譴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